

克克吐鲁克，花在开

■王雁翔

感念

路在雪山峡谷里蜿蜒起伏。柏油路面平整干净，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。

宽阔的峡谷里，河流清澈。低矮稀疏的牧草仍是枯黄的。两边绵延起伏的雪山，仍是冬天的山。雪线之下还是亿万年不变的灰黑、苍黑或铁锈色岩石、流砂。

陪我到边防的某团干事张庆良说：“克克吐鲁克不下雨，一年只有3个月不下雪。一进9月，巡逻全靠骑马，有些路段积雪到马脖子，人在雪地里匍匐向前，满眼洁白。”

连队三面环山，高耸的雪山上冰雪皑皑，天地寂寥，冷风蚀骨。晚上10点，天还亮着。

早晨8点，朝阳最先照耀在山顶洁白的冰雪上，然后光线缓缓向山腰、山脚、峡谷移动。

据说团里很早以前有一项奖励规定，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谁种活一棵树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连长朱征益说：“现在我们种活了許多树。”

树在温室大棚里，无花果、莲雾、柚子、柠檬，一棵棵小果树生机勃勃。还有一畦玉米和一畦向日葵。玉米长得又粗又高，穗子已经开始扬花。

“以前没想过温室大棚里能种树，你看，长得挺好吧。”朱征益说。

在海拔4300多米的雪山大棚里种果树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

朱征益说：“以前，路况不好，保障困难，有限的大棚里只种叶菜。2019年修通了柏油路，上级配发的专业除雪装备，我们前置在沿途几个点上，随时能铲雪开道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告别了吃新鲜蔬菜难，也告别了嘴唇裂口、指甲凹陷。”

连队海拔虽然算不上高，但巡逻点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。

2014年9月入伍的二级上士孙晓

坤说：“我当兵前已在地方工作3年多，是一家星级酒店的部门经理，月工资7000多元，在老家已算很高。我是独生子，当兵时我爸不同意，但我喜欢，偷偷报了名。体检合格后，入伍部家访时，我爸才知道，就让我来了。”

他低头盯着脚上的作战靴，沉默一会儿，抬头看着我：“我喜欢军营，在这里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

“父母看到你在雪山上的成长，应该很高兴。”

他声音闷闷地说：“我15岁母亲就去世了，现在家里就我爸一个人。”

我不忍直视他的眼睛，转脸看窗外。窗外是无限寂寥。

中士张洋，来自重庆涪陵，也是独生子。2020年秋天，他参军踏上了帕米尔高原。上等兵时，他已在连队参加巡逻150多趟。

“海拔5400多米的巡逻点位，每次攀爬达坂像‘登天梯’，许多巡逻路不光陡峭崎岖，脚下都是流砂、碎石，没法骑马，只能徒步。”张洋说，“有一次从团里返回连队途中，遇上风雪，积雪过膝，看不到路。那天，75公里路，驾驶员开了5个多小时。”

2021年5月，张洋下山参加专业培训。两个月后，上山返回途中，听战友说，教他摄影和无人机的副班长帅佳宏，站哨时突发心源性休克，未抢救过来牺牲了。他在车上哭了一路。

听到帅佳宏的牺牲，我心里“咣当”一声，一种无法言语的复杂情绪像缺氧一样，堵得我心里一阵一阵难受。

“他是四川乐山的，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年零7个月，他的体能全连最好，连队巡逻一次没落过……”

张洋皱着鼻子反复把这句话说了两遍，仿佛在和自己争辩，又似自言自语。

两年义务兵期满，妈妈想让他回去读书。他最终选择了留队，扛起了帅佳宏生前承担的工作。

边防哨所，是祖国漫漫边境线上的神经末梢，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与考验，守防官兵都要时刻瞪大眼睛，观察、感知边境上的风吹草动。

克克吐鲁克，塔吉克语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。但举目四望，岑寂、荒凉的峡谷里，满眼皆是晒得焦黑的石头，

鲜花在哪里呢？

去连队海拔4700米的科西拜勒前哨。科西拜勒，塔吉克语意为“蓝色山脊”。

脸膛黑紫的中士何瑞昭是大学生士兵，他已在这里坚守了6年。

雪山上取暖锅炉四季不停。上等兵时，他按时任班长梁庭阳烧锅炉。

“一晚上烧7推车煤，要不停往炉膛里填煤炭，往外掏炉渣，这里冬天气温通常在零下40多摄氏度。连队有3个锅炉，加一次煤差不多1个小时。2022年煤改电，连队和前哨都用上了电锅炉。”

不光烧锅炉。新兵下连时，何瑞昭还干过7个月军马饲养员。

他说：“军马冬天吃干草和玉米，夏季要赶出去放牧，晚上再去雪山上赶回来。”

4月的一天，班长让何瑞昭拿两个棉毡子去山上找他。两条棉毡捆在一起70多斤，他一下子背不起来，只能跪在地上，慢慢抬起身。走到河边时，风雪交加，看不见路，过不了河。他顺着河边走，想找个地方过河。

天黑透了，是那种厚重的深不见底的黑。分不清方向，他不知道班长在哪里，边走边喊。

在漆黑里走了多久？一小时，也许两小时，他嗓子喊哑了，手上只有光如豆粒的小手电筒。终于，班长回应了他粗重沙哑的喊声。

他蹭过冰河，寻着班长的声音走。雪越下越大。

等何瑞昭把棉毡交给班长，班长又让他回连队骑一匹马来。过河时他跌进冰河，整个人湿透了。回到连队换掉结冰的衣服，拿了两个手电筒、对讲机、小卫星电话和红外线灯，他又立即去找班长。然后，跟班长一起找军马。那天，他们一直在雪地折腾到天亮。

现在，26岁的何瑞昭，是前哨班驾驶员和水电工。

他说：“军人在哪里都一样。在高原上卫国戍边，不能以苦自居，要以苦为乐。”

我笑说：“乐从哪里来？”

一级上士何乐呵呵笑道：“人只要懂得奉献的价值，心里就有快乐，奉献也是成长。以前巡逻，不管多远多艰险，只有骑马和徒步，2013年，有些路段修了简易路，可以乘车。2008年我刚来这里时，前哨没有长明电，手机没信号，

休息时就是看山、聊天。我把周围的山全都爬遍了，爬上海拔5200米的雪山，被高原反应折磨得非常痛苦，但我们都把爬山当成一种乐趣。以前吃水，夏天是河水，冬天凿冰化雪，2019年通上了长明电，吃上了井水，2022年前哨也有了手机信号，工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在海拔这么高这么远的地方，能有这样的工作生活条件，已经够好了，还要咋样呢。”

何乐的家在新疆阜康，他是两个男孩的爸爸。

四

老哨楼在峡谷中央的一座小山上，土坯垒筑的墙体外层是泥沙面，从一处塌落的缺口，可以看到一层用于保温的黑色牛粪。

何乐说：“2008年以前，前哨没有营房，官兵就住在老哨楼下边的平房里。2009年，前哨建好营房，我们才从这里搬走。”

哨楼下边的平台上，有两排土坯结构的平屋，屋子的部分墙体塌了，屋顶仍是完好的。

何乐告诉我，以前哨所官兵在这泥坯房生活时，有一头专门驮水的驴。战士在山下河边将水装满驮桶，驴一路默默驮回来，前哨的人将水卸下，它会自己回到河边去驮，路上从来不用人赶。那头驴给前哨驮了近10年水，最后老死了，埋在前哨后山。

旧哨楼四周的山坡上，有许多小花。一丛一丛从红景天、矮茎上开着鲜艳的黄色小花，这里的红景天初开为黄色，渐渐变成紫红色。红色太阳花很少，多是一茎一朵。在这里，我第一次看到白色太阳花，满坡一簇一簇，热烈蓬勃。还有石莲和我不认识的一种小黄花。小黄花几乎没有茎，小小花朵紧贴着地面绽放。

植物跟人一样，只有适应了这里的环境，才能在这坚硬贫瘠的沙土上活下来，让生命绽放出鲜艳的花朵。这里没有春天，夏天不长，六七月份也会大雪纷飞。无霜期极短，花草来不及长高就枯黄了，小野花必须适应这里的气候，一探出地面就开花，否则就错过了绽放季节。

遥远、苍凉的克克吐鲁克，不管自然环境多么严酷，这里的每一棵小草、每一朵小花，都有自己的春天。

红色之旅

去往枫子岭的山路越来越陡，山坡上，野花星星点点。曾经的枫子岭村，在抗战胜利后改名为“马定夫村”。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带着我们来这里爬山，看望长眠在这里的马定夫和其他11位烈士。

如今，群山环抱之中的“马定夫烈士陵园”已经重修，新修的235步台阶直通广场，12米高的纪念碑顶部是一颗鲜红的五角星，下面刻着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8个大字。汉白玉底座浮雕上，是八路军将士昂首挺胸、奋勇前进的画面。他们眼神坚定，目视前方。

沿着熟悉的山路，我又一次走进马定夫烈士陵园。此刻，山风拂面，松柏肃穆，翠影婆娑。园内，12座烈士墓默默讲述着关于血与火的记忆。马定夫烈士的墓碑上刻着一副对联：“捐躯献身浩气长留寰宇，舍生取义英灵含笑苍穹。”按照当地风俗，我把带来的12个太谷饼摆在墓碑前。

有一首太谷秧歌这样唱道：“晴天呀蓝天呀明个朗朗的天，那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？叫声呀老乡呀听我说分明，那就是坚持抗战的三十团。指挥呀领导是马政委，带领队伍上了前线，打得那个日本鬼子惶惶逃窜……”这首秧歌唱的就是当年八路军官兵“保夏收，打胜仗”的故事。

太行山是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，山高、林密、沟深，层层叠叠的山峦形成天然屏障。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0旅30团政委马定夫曾经带领八路军战士凭借地形优势，战斗在太谷、祁县、榆社等地，和日伪军机智周旋，出其不意打击敌人，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。

1943年6月，北方的田野里麦浪滚滚，敌人将矛头对准了农民成熟的小麦，时不时派人到麦田里抢掠。第30团奉命负责保护太谷县南山根据地中北岭一带的夏收任务。

“抓紧抢收，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也是咱们抗战的希望，敌人想破坏麦收，门都没有！”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里，高大魁梧的马定夫斩钉截铁地下达命令。为保夏收，他顶着酷热和战士们一起帮助老乡收割麦子，并在民兵配合下，采用阻击、伏击战法，粉碎日伪军的袭击。在中北岭伏击战中，马定夫指挥部队击毙日军的中队长，消灭日伪30多人，大获全胜。

回忆着马定夫烈士的生平，我离开烈士陵园，在下山途中遇到了本村90多岁的老人田大有。他皮肤黝黑，精神矍铄，是土生土长的枫子岭人。田老有空就去烈士陵园转一圈。我迎上前去，请老人再给我讲一讲烈士牺牲的经过。

1943年7月23日，枫子岭上召开了

枫子岭上

■贾宝爱

一场军民联欢会，那年田大有9岁。据他回忆，那天附近十里八村的百姓都闻讯赶来庆祝，大人们点燃篝火，载歌载舞，十分热闹。谁料，到了后半夜，睡梦中的田大有和弟弟们被母亲叫醒。他们胡乱穿上衣服就跟着八路军往山里跑。

原来，由于叛徒告密，盘踞在太谷黄卦据点的200余名日伪军，趁着夜色对枫子岭发起偷袭，被山头站岗的哨兵发现了。彼时，我在明敌在暗，千余名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，形势万分危急。讲到这里，老人稍作停顿，说：“幸亏有八路军战士掩护着乡亲们转移，大家才躲过一场劫难。”

接下来发生的战斗，是田大有稍大一点后，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。那晚的枫子岭，子弹、炮弹像流星一样穿梭，杀声震彻山谷。马定夫腹部中弹，仍坚持指挥战斗，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8岁……田大有老人长叹一声，背起手，低着头向山顶走去。

据史志记载，那场激战，进行了3个多小时。在八路军官兵的掩护下，群众全部安全转移。

不知不觉，时间到了正午，阳光洒满山坡，道路两旁，野花开得正盛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花瓣如精灵般翩翩起舞，似乎是在传达烈士们对山河无恙、家国安宁的欣慰。

“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？英雄的生命开鲜花。”枫子岭上，花儿漫山遍野，年复一年，迎风绽放。



长征

第 6548 期

暗夜渗透

■刘小云 黄建建

精短小说

密林深处，薄暮渐沉。侦察排长张志龙正组织队员检查某型侦察装备。“坐标误差必须要小，”他的声音低沉清晰，“渗透行动，生死一线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夜色如墨，担负侦察任务的官兵分组后，转眼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“排长，按图走，对吧？”列兵罗育与张志龙一组，负责汇总信息。刚钻出灌木丛，罗育便掏出地图反复比对。张志龙未置一词，只以噤声手势示意罗育跟上。

罗育张了张嘴，突然被张志龙猛地按倒。一束强光从他们身前一扫而过。片刻后，“危险”排除，两人消除痕迹后迅速转移。

确定周围没有威胁，罗育心有余悸地问：“您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时刻注意每一丝风吹草动。”张志龙目光扫视着前方幽暗的林子。罗育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战场感知的分量。

当夜无眠。罗育格外兴奋，张志龙却眉头深锁，“敌”警戒网明显收紧。

天边刚透出鱼肚白，电台里陆续传来各组报告。

张志龙伏在微光里，迅速将回传坐标标注在图上。一番测算后，他心生几分不安：“敌”目标位置设置过于暴露。

“不对劲，像诱饵。”他低声自语。罗育凑近地图细看，手心也沁出一层汗。

果然，最新通报传来：“2个小组被‘消灭’！命你组继续渗透，查明‘敌’指挥所坐标！”最坏的情况发生了，对方不仅高度警觉，恐怕还摸清了部分

渗透路线。时间紧迫，张志龙紧盯着地图待查区——溪谷和林地需重点查明。

“你走溪谷，我穿林子。三号点汇合！”两人同行目标大且慢，张志龙迅速作出决断，“坐标要准确！”言罢，身影一晃，没人黑暗。

又一个深夜，罗育浑身湿透，抵达汇合点与张志龙汇合。“敌”指挥所仍未被发现。

战斗时刻逼近，两人交替掩护，谨慎前行，终于发现一处警戒森严的山坳。“在那里！”张志龙压低声音，指向山坳深处。

罗育伏低身体，小心地将装备稳稳对准目标中心。突然，张志龙猛地拽住他的战术背心往左一滚，示意他注意前方，几道人影正向他们搜索过来。

“那边有动静！”张志龙没有任何犹豫，急促地对罗育下达命令：“定坐标！误差要小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他抓起石头奋力掷向远方，同时向反方向快速移动。石块落地的声响成功将追兵引偏。

罗育咬紧牙关，强压下紧张情绪，将手肘插进土里，尽力控制装备，使其保持稳定对准目标，全神贯注读取屏幕跳动的数据。

坐标锁定！罗育立刻将“敌”情和坐标上报。片刻沉寂后，“敌”指挥所被判定瘫痪。

弥漫的晨雾在朝阳下缓缓消散。灌木丛后，张志龙身影踉跄走出，咧着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

两人沉默地并肩而行，脚步疲惫却无比踏实。阳光穿过枝叶，将他们的身影，长长地投在身后的林地上。



抗日根据地儿童学文化（油画）

潘鸿海作